

資治通鑑

冊
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五

起闕逢攝提格盡
旃蒙單闕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月荀紀云

赦天下今本紀
無之故不取

壬子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

心為明堂
熒惑守心

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也
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

丞相府議曹平陵李

尋議曹職在論議自公
府至州郡皆有之

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

安得保斥逐之戮

師古曰言其事重
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師古

百餘人言丞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

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善為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

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還從

宣翻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

冊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

有二繩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一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

短兩編下唯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直吏翻曰欲退君位

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

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

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

粟也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耳處昌呂翻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

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

素乘繩證翻祕器東園祕器也供音居用翻張音竹亮翻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以白素衣之衣音於既翻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宅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

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卽薨移居策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斂斂具贈錢葬地葬曰公卿已下會葬數所角翻 臣光

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惱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禳誓之辭也杜預曰惱疑也音他

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

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實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

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實股肱何益遂弗祭史記

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

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二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藉其災可移藉之為言借也假也設為之言

以發所欲仁君猶不忍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

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

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

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

戊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卽位卽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卽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

帝素彊無疾病自疆以為無疾病也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

行楚孝王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

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贊進也延進而拜之也書贊

者書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鄉晨傳袴鞮欲起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

附袴古袴字也因失衣不能言攬衣而失晝漏上十刻而

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三月晝漏五民間謹諱咸歸罪

趙昭儀謹許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

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贊曰

臣姑充後宮為婕妤婕妤音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

臣言數所角翻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

言不親指師古曰不內顧者儼然端嚴不迴眄也不疾言者為輕肆也不親指者為惑下也此三句者本論語鄉黨篇述

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今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

說者以為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輪較與此不同轉音於綺翻余

謂此亦成帝學論語而有得於脩容儀者也夫聖人道德之容積於中而發於外帝則因論語之文而剛制其外而已損者三樂帝何不

能服膺斯言乎嗚呼豈唯是哉論語二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

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淵深嘿靜也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踰踰毛晃曰穆穆和

敬貌朝直遙翻下同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

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讀曰耽孔穎達曰耽者過禮之樂趙氏亂

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

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

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王氏之禍始於成帝是日孔光於大行

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大行前謂大行皇帝樞前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恩澤侯表博山

侯國於南陽順陽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放自河東

都尉徵為侍中光祿勳丞相翟方進奏免放遣就國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

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

安如故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五時汾陰后土祠罷長安南北郊夏四月丙午太子

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

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治直吏翻己卯葬孝成皇

帝于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四月

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

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

月今且從成紀之文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

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共讀

曰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

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養長知兩翻道讀曰導帝之立又

有力事見上卷元延四年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與

帝旦夕相近近其斬翻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

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

通未央宮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

桂宮自是兩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

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得間大宗

藩后不得位匹長樂私戚不得妄干恩澤所謂正道也高昌侯董宏宏高昌侯董忠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

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

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華戶化翻宜立定陶

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下退稼翻大司馬王莽左將

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

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註誤聖朝槩翻

註戶卦翻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

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要一遙翻上乃

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

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從才用翻詔曰

春秋母以子貴見公羊春秋傳隱元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

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

宮

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追尊傅父為

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

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

師古曰傅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

汝南郡有陽安縣恩澤侯表平周侯食邑於南陽湖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上

皇太后弟侍中光祿

大夫趙欽為新城侯

地理志河南郡有新城縣

太皇太后詔大司馬

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

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

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

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太皇太后止稱太后史省

又復扶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

周末有鄭衛之樂東門漆浦之詩鄭聲也桑中濮上之音衛聲

也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

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

顯於世

倡音齒良翻

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

蓋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

帝

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

好呼到翻

六月詔曰孔

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鄭國有漆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閒聚會故

俗亂而其罷樂府官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年郊祭樂及古兵法武

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郊祭樂亦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

至鼓邯鄲鼓騎吹鼓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鼓臨淮鼓茲於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人員百一十八

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附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

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鍾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等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三柱工員二

人罷一繩弦工員六人罷四鄭四會員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留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

海鼓長樂鼓縵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洽等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

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

二人鈹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竿瑟鍾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四人其七十二人給太

官桐馬酒其七十二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

罷奏可晉灼曰於音方師古曰招讀與翹同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柱工主箏瑟之柱者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縵樂雜

樂也音漫桐音動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撞桐乃成孟康曰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凡所罷省

資洽通鑑三十三漢紀孝成皇帝五中華書局聚

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

吏民湛沔自若漸讀曰沾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自若言自如故也王莽薦中

壘校尉劉歆有材行行下孟翻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

幸更名秀歆改名秀冀以應圖識更工衡翻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

前業秀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秀於是總羣書而

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

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略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即下

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楊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

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種章勇翻五百九十六

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

曰道曰陰陽曰灋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從子容翻

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

惡殊方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師古曰蠶與鋒同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

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水滅火而生木木復生火仁之與義敬之

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

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

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未也其

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未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中竹皆

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

都邑失禮則於外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

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若能修六

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舍讀曰捨則可以通

萬方之略矣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下孟翻母

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

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四外望之以取正謂之表初董仲舒說武帝說輸茂翻

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賣買富者

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亡讀與無同邑有人君之尊

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濫雖難卒行

卒讀宜少近古少詩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

不使富者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服

日不得專殺奴婢也塞悉則翻去羌呂翻薄賦斂省繇役斂力贍翻繇讀曰徭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治直吏翻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復扶又翻今累

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訾與貲同而貧弱愈困宜略

為限天子下其議下遐椽翻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

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

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

公主得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二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

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賈讀

曰貴戚近習皆不便也皆不以爲便於己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遂

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

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如淳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

復作皆輸所近官府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謂未成者不作已成者不輸耳余謂如說固非顏說亦未若余說之爲簡易明白也除任

子令及誹謗詆欺灑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不

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詆誣也掖庭宮人年二十以下出嫁之重絕人道

也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

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爲之掌中布張諸衣物爲于僞翻師古曰坐音材臥翻下同大司

馬莽按行行下孟翻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

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去羌呂翻更工衡翻傅太后聞之大怒不

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酒所也重音直用翻莽復乞骸骨復扶又翻秋七

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異曰考

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太傅師丹為左將軍五月遷荀紀

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為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為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公卿

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

蘇林曰使黃門在其家為使令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

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封益

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舜音子也莽三百五十戶光千戶武更以南陽犍之博望鄉為沘鄉侯國益封千戶以莽為特

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朝直遙翻又還紅陽侯立

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

行從才用翻好呼到翻行下孟翻下同王莽既罷退眾庶歸望於喜初上

之官爵外親也外親外家之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

政事數諫之與讀曰豫數所角翻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

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

封高樂侯國於東海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

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為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尚

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

臣也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

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

為國恨之偽翻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

折衝季氏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

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事見高帝紀百萬之眾不

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

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廢復得興也師

又古曰如說是余謂晉說亦未可厚非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明年復進用喜復扶

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少詩照翻心

資治通鑑 三十三 漢紀 孝成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

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

戶解

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五官

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

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况商子也皆無

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

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

遣歸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王氏故魏郡元

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以其黨也九月庚

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壞音怪

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

對曰夫日者衛尉傳喜問尋按公卿表傳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衆陽之長長知兩翻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

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翻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蛻數作

孟康曰暈適背鑄抱珥虹蛻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雄為虹雌為蛻凡氣在旁

相對為珥在旁如半鑲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鑄鑄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蛻讀曰齧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

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

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謂守法度也毋聽女謁

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

彊大義斷丁管翻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良甚也可賜以

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衆陰

之長長知兩翻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閒者月數為變此

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讀曰豫朝直遙翻下同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

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

曰杖謂倚任也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異

之令其盛疆也惡鳥路翻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

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脈通

師古曰落謂經絡也

偏黨失綱則浦溢為敗今汝潁漂涌

地理

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

四行千三百四十里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

皇甫卿士之屬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

唯陛下少抑

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閒者關東地

數震

數所角翻

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固志以用

英俊建威以黜姦邪建立也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

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

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折挫之

本弱則招殃

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

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

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

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

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

上讀日無

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

師古曰為使而領其事使音疏吏翻

奏九河今皆

竇滅竇與填同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

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塞悉則翻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

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

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觸地而出夷者觸也其

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

與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

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

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僮耳七曰狗軹

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

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

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

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

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

衆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

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

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

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

然後居而田之也分音扶問翻度音大各翻使秋水多得其

資治通鑑 三十三 漢紀 孝成皇帝 十 中華書局聚

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

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

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塞悉則翻師古曰故曰善為川

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

導通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

引也曰雍讀齊與趙魏以河為竟竟讀趙魏瀕山師古曰瀕山

曰雍讀地一邊接山則地勢高非邊界也齊地卑下齊地瀕海作隄

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

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

而去則填淤肥美淤依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

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

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師古曰湛讀

翻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陜與遠者數里於故大

隄之內復有數重復扶又翻重直龍翻民居其閒此皆前世所排

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

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地理

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按溝洫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

黎陽為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

激使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

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注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

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

朞月自定薄伯各翻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

墓以萬數百姓怨恨難乃日翻壞音怪敗補邁翻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

天地之性師古曰闢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此乃人功所造何足

言也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南河

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
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 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

位謂依禹迹也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也處昌呂

翻師古曰奸音干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載子亥翻若

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漑田分殺水怒所殺

介翻減也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

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魏晉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多張水門恐

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磔豁口是

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磔豁豁名即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磔豁者冀州渠首盡當仰此

水門仰牛向翻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據如說股當作肢旱則

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

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

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

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讓所畫洽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行之者大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

其上策多孟浪駭俗而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而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角翻孔光何武奏

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章玄成匡衡皆踵其說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

親盡而迭毀迄于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

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

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

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宗不在此數

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

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

之如此不宜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上覽其議制曰太僕

舜中壘校尉歆議可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遣

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行止不

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帝亦欲改易大

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

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

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二年諒信也闇默然也鄭玄曰周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乃上時掌

翻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前大行屍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

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

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王邑王邛太皇太后親屬也邛戶甘翻詔

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比類也比毗至翻卒讀曰猝下倉卒同臣縱

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復扶又翻曾才登翻

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

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

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錯音千故翻師古曰溷音胡頓翻

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

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哀帝以壯

年克己己者有我之私克去也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暴者言無疾而

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

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師古

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

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

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

數十上上時掌翻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

尤傾邪從才用翻上惡之惡烏路翻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温人傅太

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復扶又翻下同丞相光與大司空丹

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

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卒子恤翻終也復為侍中其逼於

傅太后皆此類也哀帝之時傅氏固為驕橫然史家所記如此等語意其出於王氏愛憎之口

議郎耿育上書寃訟陳湯成帝永始二年陳湯徙邊寃訟其寃也曰甘延壽

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言湯等深入康居遠誅郅支雖其竄伏荒外能揚威

而鉤致之也為于偽翻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不羈言不可羈

屬也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

宣著其功改年垂厯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余按元紀詔曰匈奴

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年亦以此事非附著也傳之

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威武故以為湯等之應邊垂無警備

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

立其功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

予予讀與封延壽湯數百戶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此功臣戰士所

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

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與

妬同使湯塊然被見拘囚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塊音口內翻被皮義翻不能

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通道通行之路也卒于恤

翻燉徒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謂罪及其身也復為郅

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復扶又至今奉使外蠻者未

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

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

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

無武帝薦延畜讀與蓄同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臯俊禽敵之臣獨

有一陳湯耳師古曰臯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仲馮曰臯俊禽敵之

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一陳湯耳自不妨臯善鬪故云臯俊猶云臯將也臯堅堯翻假使異

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

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曾才反聽邪臣鞭

逐斥遠遠于願翻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曰分北三苗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

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不能免者非特詭異深可誅責也度徒洛翻湯尚如此

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

臣所係虜耳言湯功如此之偉猶不免於罪徒繼今者雖復捐身為國終制於史議陷於係虜之罪也復扶又翻

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偽于書奏天子還湯卒

於長安卒于恤翻

孝哀皇帝上諱欣定陶恭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應劭曰諡法恭仁短折

哀曰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

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史

史也中宮皇后宮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

隱不見見賢遍翻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

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翻下皆類此中黃

門田客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以宦者為之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

武令收置暴室獄掖庭令屬少府有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皆宦者為之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

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籍姓晉大夫籍氏之後其先有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毋問兒男女

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臧古藏字通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

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

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趙昭儀也奈何不殺武叩

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後人

以害皇子之罪加之故知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

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舜

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告善養兒且有

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

婢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謂之奚官女後三日客復持

詔記并藥以飲宮

師古曰飲音於禁翻

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

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

主頭者是也額鄂格翻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

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

奈何令

長信得聞之

師古曰長信謂太后

遂飲藥死棄所養兒

師古曰棄謂張棄也

十

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余謂

宮長者蓋老於宮中諸女御因稱之為宮長猶二署諸郎謂久次者為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

記也後世謂之手記光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於上手詔書則下為之以璽為信長知兩翻不知所置

日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

乳如注翻挽乳也

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

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立許美人以為皇后

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女此下乃始

言約

耳對以手自擣

師古曰對怨怒也擣築也對音直類翻

以頭擊壁戶柱從

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

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

殊異甚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

嘗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

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

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

葦篋靳居嫩翻盛時征翻葦葭類也織以為篋也置飾室簾南去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

也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

御者侍者也師古曰緘束篋之繩音古咸翻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

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古使緘封篋及詔記

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

屏處屏處有遮蔽處人所不見者屏必郢翻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

埋其中獄掖庭也其它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

丙辰赦令前考異曰趙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赦天下蓋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後赦也臣

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

赦更工衡翻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

盡伏辜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

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

帷幄近其斬翻天下寒心請事窮竟謂窮治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

議正法令外朝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咸

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

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嫡下同聖人

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師古曰歷謂王季即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權變所

適當為適嗣也適丁歷翻逡循固讓委身吳粵謂太伯逃之吳粵以避季歷卒有天下師

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功冠古師

子曰卒終卒子恤翻孫承業七八百載載子亥翻年也爾雅曰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功冠

三王冠古玩翻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

天下追王
太王王季

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

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

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常人以死後為百年之後天子曰千秋萬

歲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如武帝

夫人慮者是也師古曰耆讀曰嗜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

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世

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

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

斷丁蘭翻

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微嗣者謂幼

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

定金櫃之計

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援音爰

又不知推

演聖德

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翻

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閑燕之私也覆音方目翻余謂私燕衽席之私所謂專房燕即此燕也

誣汗先帝

傾惑之過汗烏故翻

成結寵妾妬媚之誅

媚莫報翻

甚失賢聖遠

后恩趙太后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趙太后亦

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為趙后自殺張本丁酉光

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恩澤侯表高武侯國於南陽杜衍縣考異曰

公卿表綏和二年十一月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建平元年四月丁酉傅喜為大司馬喜傳云明年正月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

為大司馬荀紀亦在正月按長曆此年四月癸亥朔無丁酉今從喜傳漢紀

于虞二地理志虞縣屬梁國郎中令泠褒師古曰泠音零古者樂工謂之泠人因以為氏周有

泠州鳩原父曰按此時無郎中令余謂令字衍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

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

復扶又翻共讀曰恭冠古玩翻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

副稱之也稱音尺孕翻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眾官也

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為于偽翻下故為同上復下其議復扶又翻下遐稼翻

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

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

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易繫

辭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履者禮也今定陶共

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

義也共皇太后之號為母從子共皇后之號為妻從夫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

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

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復扶又翻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禮記喪

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玄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

於卑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斬衰用麤布其

下斬之不緇衰音七雷翻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本

所後之祖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事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

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前稱共王後稱共皇隨其時之所稱而稱之也

諸侯之國以始封之君為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

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

陶共皇祭入其廟復扶又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

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匡衡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

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

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一

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共皇立廟於定陶則

為一國太祖之廟萬世不毀立廟於京師則其祭莫適為主又親盡當毀而於禮又為不正也墮讀曰墮非所以尊厚

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

貝為貨今以錢易之貝博蓋翻海介蟲也居陸名賸在水名蝸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

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獸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背也蓋鐵論曰

教與俗改做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殷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焱在水蝸大者鮒小者贖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玄貝

貽貝黑色者餘蚘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貝錦則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蚘博而類中廣兩頭銳蝸大而儉

贖小而情情狹而長贖音標蝸音含鮒音況贖音積蚘音治蚘音葩類匡軌翻蝸音困民以故貧宜可改

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

下還稼翻下同

皆以

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前語

年老神識衰減則健忘忘音巫放翻

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

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

上時掌翻行

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

朝直遙翻

皆對曰忠

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

下還稼翻

事

下廷尉劾丹大不敬

承丁傳風旨也劾戶槩翻

事未決給事中博士

申咸炆欽上書

蘇林曰炆音桂姓也

言丹經行無比

行下孟翻師古曰比音必寐翻

余謂讀如字義自通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

懣音

滿又莫困翻

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

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眾事簿文籍也以版書之

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

師古曰厭音一瞻翻

上

貶咸欽秩各二等

博士秩比六百石貶二等則比四百石

遂策免丹曰朕惟

君位尊任重懷諛迷國

師古曰諛詐也音虛爰翻

進退違命反覆異

言甚為君恥之為于偽翻以君嘗託傳位謂嘗傳上於東宮也未

忍考于理理理官也謂廷尉也言未召致廷尉而考問之也其上大司空高樂侯

印綬罷歸上時掌翻下同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

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丹

經為世儒宗言經學為當世儒者所宗也德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

落盡更生黃耆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

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往丹傳以免爵太重京師識

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朝直遙翻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

性翻成帝尊禮張禹使奉朝請後遂以為唯陛下裁覽眾心有

以尉復師傅之臣尉與尉同安也復報也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

關內侯自蕭望之以讒聞免官賜爵關內侯其後周堪等皆用此比雖曰以恩師傳其實倚閣之使之優閑耳上用

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綬

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薛宣張禹惑亂朝廷而薦朱博見賢遍翻遷京兆尹冬

資治通鑑三十三 漢紀 孝哀皇帝 中華書局聚

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

箕子中山王與之子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脣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

舍孟說是也青音所領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數

角翻師古曰解音懈余按韻書解音懈者釋除也禱祠以除災也但顏注上云禱祠解舍則以解為廡舍之廡其說拘矣賈公彥曰求福

曰禱禱禮輕得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續漢志常侍謁者主

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中郎謁者蓋即灌謁者郎中也治直之翻

同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

尚書簿責由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也 由恐因誣言中

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中山太后馮太后也即元帝馮昭儀祝職救翻詛莊助翻 傅

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

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師古曰官

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續漢志中宮謁者令主報中章宦者為之更工衡翻 立受傅太后指冀得

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據馮昭儀傳君之寡弟婦也 死

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弒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

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嘗熊事見一十九卷

元帝建昭元年之上時掌翻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吏

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乃飲藥自殺宜鄉侯

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

法伏法謂受刑而死凡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

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

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擯挾以揚我惡師古曰剔挾謂挑發之也擯音他歷翻挾

音一決翻挑音他聊翻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下還稼翻尚書僕

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比毗至翻左遷燉煌魚澤

障侯師古曰燉煌效數縣本魚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

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為于偽翻張由以先告賜爵關

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張由史立以此受賞豈知乃以此賈禍邪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內封立置...
 蘇丹及事...
 請翼...
 老...
 參...
 阿...
 立...
 立...
 立...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六

起柔兆執徐盡著
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
之關梁主犧牲事孛蒲

內翻

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

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

師古曰
重難也

又內迫傅太后依違

者連歲

如淳曰依違不決事之言也
余謂上一二語即依違之意

傅太后大怒上不得

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師丹免見上卷上年喜終不順朱博與孔

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數所角翻見賢遍翻奏封

事毀短喜及孔光毀短者諧毀而言其短也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

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事見二十二卷議者

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

於古漢官至斗食佐史而止言漢承秦號爲皇帝下至百官稱號皆不與古同而獨改三公職事

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治直吏翻於是朱博奏言故事選郡

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選中二千石爲御

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言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進而爲相位次有序所

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

爲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衡翻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

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

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

為御史大夫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復綏和以前之制也冠古玩翻傅

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

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謂放棄教令圯其族類背蒲妹翻

圯皮美翻不宜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其遣就國丞相孔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持異

事見三十一卷成帝綏和元年重忤傅太后指謂不使居北宮奏傅遷持稱尊號之議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忤五故翻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表外也裏內也傅氏譖之於內

朱博毀之於外也乙亥策免光為庶人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

車歸田里以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恩澤侯表陽鄉侯國於山陽湖

陵考異曰公卿表四月乙未孔光免朱博為丞相又曰四月戊午博為御史大夫乙亥遷五行志五月乙亥朔博為丞相荀紀乙亥孔

光免按長曆是月丁巳朔無乙未十九日乙亥非朔也表志皆有誤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成帝

綏和元年趙玄自太子太傅左遷今復進用皆丁傅之意也臨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

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

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陞者皆聞

焉

師古曰陞者謂執兵列於陞側

上以問黃門侍郎蜀郡揚雄續漢志給事黃門侍

郎六百石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揚雄解嘲所謂官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者也揚雄自謂其

先出自有周伯僑者食采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

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

謂鼓妖者也師灋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

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時則有鼓妖君嚴猛

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妖於驕翻

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

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

以一歲三分之則四

月已為歲之中以一日三分之則辰巳已為日之中

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

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

師古曰期年十一月也蒙猶被也期音基

揚雄亦以為鼓妖聽失之象也朱博

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

將即亮翻相息亮翻

恐有凶惡亟

疾之怒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翻

上不聽朱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

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復扶又翻尊共

皇太后曰帝太后稱永信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

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師為于偽翻比宣帝父悼皇

考制度宣帝既立八年有司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

成鄉長安東郭之外也定陶共王葬定陶而立廟京師則非因園為寢矣於是四太后各置少府

太僕秩皆中二千石傅太后丁太后趙太后與太皇太后為四太后傅太后既尊

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嫗威遇翻時丁傅以一

二年間暴興尤盛為公卿列侯者甚眾然帝不甚假

以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丞相博御史大夫

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關內侯師

丹所劾奏免為庶人事見上卷綴和二年劾戶槩翻時天下衰羸委政

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羸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衰音倉回翻丹不深惟褒廣尊

號之義惟思也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

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

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

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義抑貶

尊號虧損孝道事亦見上卷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

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皇太后有屬勿免

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遣就國仁譚

之子也臧古藏字通天下多冤王氏者為下元壽二年王莽復柄國張本諫大夫楊

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

德以承天序天序謂帝王正統相傳之次天所命也上時掌翻聖策深遠恩德至

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謂先罹元帝之喪而又哭成帝

也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引道領而退也行道之人為之隕涕為于偽翻況於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

於延陵乎

言王氏斥逐而丁傳貴寵若登高而望成帝陵寢寧不有慙於付託乎

帝深感其言

復封成都侯商中子邑為成都侯

綏和二年商子況以罪奪侯今以邑紹封中讀

仲曰

朱博又奏言漢家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

漢刺史秩六百石耳居部九歲舉為守相秩二千石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

咸勸功樂進

師古曰勸功自勸勉

而立功也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

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更工衡翻

秩真二

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

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謂漸廢替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

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

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從夫也共皇葬於其國賢曰在今曹州濟陰縣北共讀曰恭

發陳留

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

近郡國謂郡國之近定陶者前書音義曰穿復土謂穿墳填塞

事也言下棺訖復以土為墳故曰復土近其斬翻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

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

當更受命於天以教渤海夏賀良等

夏戶雅翻

中壘校尉

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

忠可詐稱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故向奏之

下獄治服

服其挾詐也下還稼翻

未斷病死

斷丁亂翻

賀良等復私以

相教

復扶又翻下同

上卽位司隸校尉解光騎都尉李尋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

應劭曰諸以材技徵召未有正官故曰待詔董巴曰黃門禁門黃闥

數召

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陳說漢厯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

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

師古曰數音所角翻

天所以譴告

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

矣得道不得行

師古曰言知道而不能行

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

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

班固曰上卽位痿痹未年浸劇

冀其有

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

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李斐曰陳道也言得神道聖者劉也如淳曰陳舜後王莽陳之

後謬語陳當立而不知章昭曰敷陳聖劉之德也師古曰如章二說是也余謂章說不詭於正如說則流於巫顏以爲二說皆是將安從乎

乎漏刻以百二十爲度

師古曰舊漏晝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

秋七月以

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上

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

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

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

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

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師古曰過誤也冀為百姓獲

福卒無嘉應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載孔子之言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如淳曰悔前赦令不蒙其福故收令還之臣贊

曰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蒙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今皆復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贊說是矣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

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

伏誅下遐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此漢法所謂減死罪至死而特為未減也減死罪一等為城旦春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

諸神祠凡七百餘所成帝建始初匡衡張譚奏罷諸神祠不應禮者今盡復之一歲三

萬七千祠云

神祠既多而有歲五祠者有歲四祠者故其數若是之多

傅太后怨傅

喜不已使孔鄉侯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讀曰諷

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

謂前已決遣就國罪無重

科也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

要尚相得死要一遙翻得死謂得其死力一曰得其相為死也

何況至尊

至尊謂博太后博

唯有死耳

大臣以道事君而博以死奉私屬貪權藉勢之心為之也

玄即許可博惡獨

斥奏喜

惡烏故翻

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

就國

事見上一卷綏和二年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

益於治

治直吏翻

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皆請免

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嘗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

詣尚書問狀玄辭服

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玄者以博強毅多權詐難遽得其情而玄易以窮詰也

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

皆不道不敬

劾戶槩翻

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

等削晏戶四分之一減死罪三等為隸臣妾晏封五千戶削其千二百五十假謁者

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九月以光祿勳平

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遷為丞相以冬月故且

賜爵關內侯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

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以京兆尹平陵王喜為御史大夫按表傳喜當作

嘉詳見下年及審是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處昌呂翻是歲策免左

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

為左將軍上策宣曰前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娶

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其上左將軍印綬余按彭宣以連姻藩國而免官丁傅以戚黨而見用卒之奪劉氏者非藩國乃外戚也

丁傅於國有大故之時拱手授柄於王氏而彭宣乃能辭三公位於王莽專權之初任官惟賢材烏得拘小嫌乎烏孫卑

爰壹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

餘人毆牛畜去卑爰壹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壹竹一二翻

師古曰毆與驅同遠音錄質音致下同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

告令還歸卑爰寔質子

責以匈奴烏孫並為漢臣單于不當擅受卑爰寔質子

單于

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廣德夷王雲客成帝

鴻嘉二年封又二年薨無後今立廣漢以奉中山靖王嗣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克殺秉政曰夷

帝太太后所居

桂宮正殿火

考異曰五行志云桂宮鴻寧殿災荀紀云桂宮正殿火今從哀紀

上使使者

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

不應

室家或謂當

不可疆起受侯印為子孫邪

室家當之妻子也謂受侯印而死得以封爵遺子孫也疆其兩

翻為于偽

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

臥而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

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于河鼓

志河鼓在牽牛北大星上將左右星左右將孛蒲內翻

夏四月丁酉王嘉為丞相河

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

守式又翻

崇京兆尹駿之子也

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

數所角翻

乃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古師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言有賢材者難得也與讀故繼世立

諸侯象賢也禮記郊特牲之文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皆賢也雖不能盡賢天

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記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

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春秋之時如晉之六卿以中軍帥為正

漢之王國傅相中尉命於天子猶古之命卿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

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治直吏翻今之郡守重於

古諸侯周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後齊晉秦楚以兼并而地始廣大耳漢郡守方制千里連

城以十數是重於古諸侯也守式又翻下同往者致選賢材致極也賢材難得拔

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

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見事

十四卷文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

安按韓安國傳安國坐法抵罪會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事也武帝當作景帝師古曰骨

肉以安言梁孝王免罪也

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

黠下

敞收殺之其家自寃

自言其寃也

使者覆獄劾敞賊殺

人上逮捕不下

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奏也上時掌翻下退嫁翻

會免亡命十

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

元年卒子恤翻

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

長知兩翻下同

倉氏庫氏則倉

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

樂音洛

然後

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

傳知戀翻數所角翻更工衡翻

司隸部刺史

舉劾苛細發揚陰私

司隸部三輔三河弘農其餘部刺史分部諸郡國劾戶槩翻

吏或居

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

師古

曰不敢操持羣下也

下材懷危內顧

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

壹切營私者多

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

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

易以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

橫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三年師古曰橫音胡孟翻吏士臨難難乃莫肯伏節死義

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不先假之威權也孝成皇

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孟康曰不以故縱為罪所以優之也遣

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

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

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重故每留中或故事尚

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

有敢告之字乃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余謂此乃防其誣告耳下遺稼翻為于偽翻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余謂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

資治通鑑 三十四 漢紀 孝哀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

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

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

遣大夫使逐問狀使之逐盜而問其狀也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

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見賢遍翻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屋整

音舟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

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

也人材當聚於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猝求之適所以明朝廷之無人耳少詩沼翻畜許六翻難乃日翻卒讀曰猝嘉

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風俗通荆蠻有瞞氏音舛變為滿國語路潞泉余滿皆赤狄隗姓及

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

之按嘉此疏誠中當時之病然為相者在於朝夕納誨隨事矯正天下不能窺其際而自臻於治平不在著見於奏疏以滕口說也自

宣帝之後為相者始加詳於奏疏而考其治迹愈不逮前相業固不在乎此也稱尺證翻六月立魯頃王子

部鄉侯閔為王魯共王曾孫頃王封傳國於其子文王駿駿薨無後今立閔紹封部鄉據紀表及傳當作部鄉

師古曰部音吾又音魚駿音子緣上以寢疾未定定猶安也冬

翻地理志東海郡有部鄉侯國

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時汾陰后

土祠罷南北郊成帝崩皇太后詔罷甘泉汾陰祠復南北郊時音止上亦不能親至

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無鹽危山土自

起覆草如馳道狀無鹽縣屬東平國危山山名言土自起又

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書作報山山脅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耳晉說是也

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

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雲元帝子東平王宇之子也謁后名也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師古

曰倍草黃倍草也倍音步賄翻原父曰立石屬上句治直之翻河內息夫躬息夫複姓姓譜媯姓之國為息氏公子邊

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曰此取封侯

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張晏曰右師姓譚名余謂右師以官為氏共因中常

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時掌翻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

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

天子被皮義翻下還稼翻詛莊助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

也事見二十一卷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

謁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成安

共侯王崇時已死矣故稱帝舅及諡以别下御史大夫王崇也伍宏以醫伎得幸出入禁門蓋放薦之故并得禍共音恭事連

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頴

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擗一

枚如淳曰擗麻幹也師古曰橐禾稈也音工老翻擗音鄒又音側九翻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

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

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犇馳以

置驛傳行被皮義翻折而設翻傳知戀翻經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

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歌舞祠西

王母至秋乃止五行志曰此異乃王太后莽之應也上欲封傅太后從

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從才用翻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

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

氣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為于偽翻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

尚有因緣孔鄉侯傳晏高武侯傳喜言皇后父及三公封侯尚有漢家舊比可因緣也今無故復

欲封商壞亂制度復扶又翻壞音怪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

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

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余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李說是傅太后

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二月癸

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恩澤侯表汝昌侯國於東郡須昌之陽穀考異曰哀紀及恩駙馬都尉侍

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乘繩證翻御侍也

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

袖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寤也覺音工効翻不欲動

賢乃斷袖而起斷丁管翻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

資治通鑑三十四漢紀孝哀皇帝十中華書局聚

澤侯表皆云商以今年一月封而孫寶傳云制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廬

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

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

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

上時掌翻

以賢父恭為

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

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有前後殿洞門謂闕門相當也皆僭天子之制度者也為于偽翻重直龍翻

土木

之功窮極技巧

技渠綺翻

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禁中謂上方

其

選物上第盡在董氏

選物物之選其尤者上第於眾物之中等第居上也第與第同

而乘輿

所服乃其副也

乘繩證翻

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

師古曰東園署

名屬少府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三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玉為柙長尺廣二寸

半為甲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

冢塋義陵旁

義陵帝壽陵也塋余傾翻墓域

內為便房剛柏題湊

服虔曰便房藏

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

外為徼道周

垣數里

徼道徼循之道師古曰徼謂遮繞也音工鈞翻垣牆也

門闕眾愚甚盛

眾音浮愚音思

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數以

職事見責數所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

昌佞譎譎古諂字素害崇知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治直之翻下同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何

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下遐司隸孫寶上書曰成帝元延四年

省司隸校尉綏和二年上復置但曰司隸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

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掠音亮卒音子恤翻道路

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

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

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以春

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為庶人崇竟

死獄中三月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

延為光祿勳而加諸吏散騎也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散騎騎旁乘輿車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散悉音宣翻上欲侯

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

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更定告章刊去宋弘名而入董賢名師古曰定

謂改治其章也去羌呂翻更工衡翻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

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

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凶凶咸曰賢貴其餘

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

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

士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引領猶言引領也項背曰領暴

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師古

曰說讀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

封其事亦議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

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驚不稱

稱尺證翻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逆師古曰逆也音五故翻可得容身須

與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于為

偽翻下同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傳太秋八

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

公為之側席而坐晉文公與楚戰勝於城濮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

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今東平王雲等

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

務聰明以銷厭未萌故也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翻賴宗

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

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恩澤侯表方

侯表高安侯國於朱扶而朱扶之地無所考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恩澤侯表方陽侯國於沛

郡龍亢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恩澤侯表宜陵侯國於南陽杜衍賜右

師譚爵關內侯又封傅太后同母弟鄭惲子業為陽

信侯恩澤侯表陽信侯國於南陽新野惲於粉翻息夫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

近其新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議論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眾畏

其口見之及目上使中黃門續漢志中黃門比百石掌給事禁中發武

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

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毋將複姓治直之翻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

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乘繩證翻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養音弋尚翻勞

郎到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臧古藏字通音徂浪

翻師古曰共讀曰供下同別公私示正路也別彼列翻古者諸侯方伯得

顯征伐乃賜斧鉞禮記曰諸侯賜斧鉞然後征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各統其州之國漢家

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任音壬

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春秋公羊傳載孔子墮二都之言臧與藏通讀從平聲所以抑

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便嬖連翻私恩微妾而

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音灼

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

家之堂師古曰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收還武庫上不說說讀曰悅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賤買執

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買賤請更平直漢書作賈賤買讀曰價下同

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

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傅太后稱永信宮傷化

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

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以褒功德如衛武公鄭武公莊公是也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

資治通鑑

二十四 漢紀 孝哀皇帝 三 中華書局聚

萬方師古曰填讀曰鎮音竹刃翻故上思其言而宥之諫大夫渤

海鮑宣上書曰姓譜鮑本自夏禹之裔因封為鮑氏齊之鮑氏世為上卿竊見孝成皇

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塞悉則翻妨

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亡古無字通窮困百姓是以

日食且十彗星四起日食十注已見二十二卷元延二年建始元年星孛于營室元延元年星孛于營室

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覆當作復劇增也甚也危亡之徵陛

有七亡師古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

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為更卒也音工衡翻貪吏並公受

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翻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

也亡厭上古無字通下音於鹽翻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繇古徭字通部

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師古曰言聞桴鼓之聲以為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

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

歐殺一死也

師古曰歐擊也音一口翻

治獄深刻二死也

治直之翻冤陷

亡辜三死也

上古無字通下同

盜賊橫發四死也

師古曰橫音戶孟翻怨讎

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有天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而生疾疫亦非時之氣所為也

民有七亡而無一

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

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

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

者邪

師古曰惻隱皆痛也

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

師古

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尺證翻

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

拱默拱手

而默然不言也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

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

地哉

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余謂宣蓋言徒知養賢為朝廷之重而不計其有益於時與否

天下乃

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

天牧養元元

為天之為于偽翻

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師古曰尸

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尸鳩養其子七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毛氏曰

尸鳩結鞠也尸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結音居入翻又音吉

今貧民菜食不厭衣

又穿空

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穿空言破敝也

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

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親與幸

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

劉德

曰視酒如漿視肉如藿也師古曰藿豆葉也貧人茹之從才用翻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

子孟康曰黎民黔

首黔黎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兒臣瓚曰

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

封

古亡無字通下同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

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

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此官也

而望

天說民服豈不難哉

說讀曰悅

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

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

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

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

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言

學有師法也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

更工衡翻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勝守正不阿郡國懼為所舉奏故皆慎於選舉

小不忍退武等師古曰少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也海內失望陛下尚能

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

天下之心為心治直之翻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

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

年朝直遙翻下同時帝被疾被皮義翻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日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翻厭勝也自黃龍竟

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

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帑音他莽翻又音奴

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已辭而未行黃門郎揚雄

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

未戰書周官曰制治于未亂兵法曰戰不必勝不苛接刃師古二

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

此隙矣言隙隙從此而開也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

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

以界之蒙恬斥逐匈奴以北河為竟漢朔方郡地是也若西河則漢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地是也秦不能取築長城起臨洮

以界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二十萬眾困於平城

事見十一卷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

石也畫計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

策也音獲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卒于恤翻 又高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

然後得解事見十二卷惠帝二年杜佑曰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遺于季翻及孝文時匈奴

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

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事見十五卷文帝後六年雍於用翻孝武

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

得見況單于之面乎事見十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匈奴一人且不可得況使單于面來獻見乎

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載子乃大興師

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

河絕大幕破竇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犇逐北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

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事並見武

帝紀操千高翻竇音填怖普布翻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

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師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余謂邊人謂舉燧爲狼煙狼望謂狼煙候望之

地樂音洛以爲不壹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

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也。餓，許穢翻。余謂順文而獸口也。

為說其義自通唐諱。虎故師古改曰獸。

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

師古曰廬山，匈奴中山也。余按衛青薨起冢象廬山，青唯絕幕至寶顏山耳。或者寶顏山即廬山歟。孟康曰廬山單于南庭也。

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

欲掠烏孫侵公主

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

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

事見一十四卷。宣帝本始二年，鮮息踐翻兵若雷風。言師速而疾，風驅霆行，一過而不留也。

故北狄不服中

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枕職任翻。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

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

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

事並見宣帝紀。歸死者歸死，命於漢也。扶伏猶言匍匐也。師古曰伏音蒲。

北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

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

欲朝者不距

朝直遙翻。

不欲者不彊

師古曰彊音其兩翻。

何者外國天

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

師古。

曰鷲音竹二翻鷲狼也魁大也負恃也余謂肄習也言易習於為惡也其疆難誣誣與屈同其和難得

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

宛於元翻蹈烏桓之壘事見二十二卷探姑繒之壁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始元

四年探藉蕩姐之場劉德曰蕩姐羌屬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余據元帝永光三年隴西羌多姐反豈是邪

艾朝鮮之旃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元封二年師古曰艾讀日刈刈絕也朝音潮拔兩越之旗

見二十一卷武帝元鼎六年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

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師古曰犁耕也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

席卷後無餘災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天清地淨無纖毫之塵翳也唯北狄為不然

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師古曰懸絕也前世重之

茲甚師古曰茲益也余謂茲此也茲甚此為甚也未易可輕也易以今單于歸

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離力此乃上世

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

距以來厭之辭謂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疎以無日之期止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

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疎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疑而隙之使

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余謂負恃也負前言者恃前者有和好之言也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焉於虔翻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先悉薦翻即兵革不用而

憂患不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

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轂戶谷翻猶不若未然之時也

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事並見武

帝宣帝紀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為于偽翻下同

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惜之臣竊為國不安也為于偽翻唯

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少詩以遏邊萌之禍萌與垠同謂邊

也民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

之更工衡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翻改也

復遣使願朝明年復扶上許之董賢貴幸日盛丁

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

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上時以為單于當以

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師古曰自疑有他變烏孫兩

昆彌弱卑爰壹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事見上建平

矣翻恐其合執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

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壹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

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降戶江翻令匈奴客聞焉

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匈奴客謂匈奴使者也服虔曰謀者舉兵

者則以事而應之沮其所為不用兵革所以其次伐交者也師

為貴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孫武子之言資治通鑑 三十四 漢紀 孝哀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曰知敵有外交連結相援者則間而誤之令其解散也書奏上引見躬見賢遍翻下召公

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

伏夷狄躬欲逆詐逆詐者敵之詐謀未見欲迎測其情也造不信之謀不可

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

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任音臣祿自保

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竟讀曰境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

也謂引躡其言也音居綺翻臣為國家計為于偽翻冀先謀將然師古曰謂彼欲有其事則

為謀策以壞之豫圖未形師古曰圖謀也未有形兆而圖之為萬世慮而祿欲以

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

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

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師古曰行音下孟翻敕整

也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守手又翻因以厭應變異師古曰厭

音一涉翻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

言

行下孟翻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

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師古曰見謂顯示也所以敕戒人

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說讀

日悅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厯師古曰傳讀日附著音治略翻虛

造匈奴西羌之難難乃日翻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

之道也守相有臯相息亮翻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

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師古曰之往也言搖動也安全之計往就危殆也辯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惠深刻

也讞古諂字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

其悔過自責疾誑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

秦穆公欲襲鄭蹇叔百里奚諫不聽遂出師晉襄公要而敗諸殺還歸作秦誓以悔過其辭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又曰惟截截善願

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師古日謂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七

起屠維協洽盡玄
默閏茂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

考異曰荀紀
云辛卯朔誤

詔將軍中二

千石舉明習兵灋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為

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用息

夫躬之言也
票類妙翻

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

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詩少

召翻下同都內錢四十萬萬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嘗幸上林後宮馮

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即二十九卷建昭元年事也圈

求遠翻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言此事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見賢編翻下見錢同屬音之欲翻示平惡偏

惡鳥路翻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

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少府掌禁錢水衡都尉有鍾官辨銅令丞掌鑄錢師古曰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之變永光二年隴西羌反外

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

臧讀曰藏音祖浪翻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

怨怒也寵臣瀆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

千萬放斥逐就國事見三十三卷成帝長榜死於獄事見

二卷綏和元年榜音彭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言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呼

到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

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余謂回心者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

去羌呂翻乘輿席緣綈繒而已乘繩證翻緣俞絹翻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翻繒慈陵翻共

皇寢廟比當作共音恭比近也音毗至翻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

日惟思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治直之翻下同而駙馬都

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

闕為干偽翻鄉讀日嚮下獨鄉同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猶今御渠也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

覆盜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師古曰護監視也

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廚官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

食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余謂若據文理則飲音於禁翻食讀日飲為賢治器器成奏

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

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原父曰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
傳太后稱永信宮而丁姬稱中安宮故以三宮為言余按此時丁

姬死矣二宮蓋謂長信
永信及趙太后宮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師古

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各
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

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
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

也賈
音古道路謹誨謹許
元翻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

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
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中制中

令均等今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制也師古
曰墮音火規翻均田見二十三卷綏和二年奢僭放縱變亂陰

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師古曰言行
西王母籌也天惑其

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

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
季氏將伐顛

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以此
言責之以其不匡諫也相息亮翻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

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
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

軀不終其祿鄧通幸於文帝賜以蜀嚴道銅山景帝立人告通盜出微外鑄錢沒入其家卒以餓死韓嫣幸於武帝出

入永巷不禁以姦聞賜死嫣音偃厭於鹽翻勝音升卒子恤翻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

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上由是於嘉浸不

說為嘉死不以罪張本說讀曰悅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

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

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

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妣也仲馮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

繫於子也何預太妣余謂劉說是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

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惡莊公而愛段為之請京使居之祭仲諫曰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

弊害段繕甲兵具卒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

危史記周惠王二子長襄王次叔帶惠后愛叔帶襄王既立叔帶召狄人狄人伐周王御土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乃出居于鄭

難乃日翻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事見高后紀竊

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衡工然嘉瑞未應

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

象指意日食明陽為陰所臨日者陽宗陰盛陽微日為所掩而食是為陰所臨也坤以

灋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効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

而今乃震是為不遵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

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孔子非之事見孝經與讀

曰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

閒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知闕於其父母兄弟之言是也闕音居莫翻今諸外家昆弟

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問賢與不肖皆親近在位或典

兵衛或將軍屯將即亮翻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

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

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三桓疆盛作三軍

而三分公室比丁傅無以甚也為于偽翻當拜之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音烏感翻不在前

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

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

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過在於是猥逯也言有罪惡者不誅無功能者並進其流

漸至積逯也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朝直遙翻昔詩人所刺春秋所

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也邑於

邑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

照也自以所行為可計策之誤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

古以厭下心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者厭滿也音一瞻翻則黎庶羣生無不說

喜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

疑也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既就國建平二年

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中讀曰仲莽切責獲令自殺

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上時

掌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復扶

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侍太后

董賢因日食之變以沮傳晏息夫躬之策沮在辛卯

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丁巳皇太后傅氏崩合葬

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史記正義曰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合

孝元傅皇后太皇太后在上此心為丞相御史奏息夫躬

孫寵等臯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

黃門郎數十人丁傳之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

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

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濟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誠可畏

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敗補何況於日虧乎

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

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

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歎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歎音翕

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說讀曰悅乃二月丙戌白

虹干日虹日旁氣也白兵象干犯也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

有怨望未塞者也塞悉則翻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

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諛諂也孔安國曰令色無實巧言無實賞賜

無度竭盡府臧臧讀曰藏音徂浪翻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

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陋小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復扶又翻下同賢父子坐使天

子使者言其驕慢也將作治第將作大匠掌治宮室使為之治第治直之翻行夜吏卒

皆得賞賜師古曰為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孟翻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

為之供具也為于偽翻下同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暴殄天物以私變倖是為負天厚之如此

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

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此所謂謝過解難也可

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

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

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

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

宣拜鮑宣為司隸 上託傳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

下丞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賢先封千戶下退稼翻賜孔鄉侯

汝昌侯陽新侯國三人者先雖封侯未有國邑今賜之國邑也陽新侯即陽信侯鄭業漢書傳昭儀傳作陽

信王嘉傳及恩澤侯表作陽新王嘉封還詔書後世給舍封駁本此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

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

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臯陶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異也

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

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令天子身有疾也今聖

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

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

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為下所窺也余謂帝為賢治第擬於宮闕乘輿器物充物其家此所謂損至尊以寵之也主威

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欲起

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事見文帝紀今賢散公賦以

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

為之寒心為于偽翻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

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

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謂賢先封關內侯繼封高安侯

也晏商再易邑商先嗣爵崇祖侯後改封汝昌侯晏無所考按表晏先以皇后父封三千戶又益二千戶食邑於夏

上業緣私橫求橫戶孟翻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

甚傷尊尊之義封三侯者所以尊傳太后今求濫恩不知厭足則傷尊尊之義矣索山客翻厭於鹽翻不

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痛甚也臣驕侵罔師古曰罔謂誣蔽也陰陽

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

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乃何輕身肆

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

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上時掌翻見賢遍翻非愛死而不

自瀆謂不以違拒詔指之瀆自効也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言自効則天下知其

事也効戶槩翻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

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治直之翻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傳知戀翻更下公卿覆治下還稼翻下同尚書令

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宗伯以官為氏鞫音居六翻

天子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

師古曰操音千高翻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謂僥幸雲獄踰冬則雲可

以減死也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

材行孟翻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二人

按公卿表建平元年大司農梁相為廷尉二年貶為東海都尉三年左馮翊方賞為廷尉四年徙本紀東平王雲有罪自殺在建平四年

大赦天下在今年正月若以表為證則當治東平時廷尉乃方賞非

梁相表言相貶不言免為庶人又今年大赦上距建平三年十二月

治東平獄時已一暮有餘是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通鑑書王嘉薦

梁相等三人全取漢書王嘉傳然傳與紀表歲月自相牴牾繫年之

書可謂難矣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後二十餘日嘉封

于僞翻下同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

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

朝廷惜之何也効戶槩翻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者

朝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

前後相違宜奪爵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以為

嘉罪名雖應灋謂法當下吏也大臣括髮鬪械裸躬就笞師古

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詔假謁者節

資治通鑑三十五漢紀孝哀皇帝七中華書局聚

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

進嘉掾俞絹翻和戶臥翻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

踵以為故事自周勃繫獄賈誼以為言文帝自此待大臣有節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然景帝時周亞夫武帝時公

孫賀劉屈氂猶下獄死相踵為故事言其槩也理獄也對理對獄也言大臣之體縱有冤不對獄而自陳也師古曰踵猶躡也君侯

宜引決師古曰令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以逼促嘉也主簿復前

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官屬謂掾史主簿等丞相幸得

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

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材汝翻嘉遂裝出見使

者再拜受詔裝出者朝服而出乘吏小車去蓋不冠去羌呂翻隨使

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恩澤侯表新甫侯國於南陽新

野縛嘉載致都船詔獄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如滄曰漢儀注有寺互都

獄船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上欲嘉自裁而嘉詣獄故大怒使將軍以下

與五二千石雜治漢治大臣獄率使五二千石今又使將軍同治之怒之甚也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使秩二

千石者五人雜治之吏詰問嘉詰去吉翻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

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

重慎關會也古者獄成命三公六卿參聽之示明謹於用刑也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

附為雲驗驗徵驗也為于偽翻下同復幸得蒙大赦復扶又翻相等皆良

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

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欲文致以負國之罪故

云然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喟上愧翻歎息之聲幸得充備

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責其負國故以此

對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惡烏

路翻朝直遙翻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

血而死已而上覽其對思嘉言會御史大夫賈延免

夏五月乙卯以孔光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

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

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光

事見上卷建平二年過督過也咎之也曰傳嘉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

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刈其免嘉為庶人歸故

郡傳氏本河內温人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

彭宣為御史大夫司隸鮑宣坐摧辱丞相拒閉使

者無人臣禮減死髡鉗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行馳道中宣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

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坐以拒閉使者罪大司馬丁明素

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九月乙卯冊免明使就第

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傅光祿大夫韋賞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賞卒成帝省王國太傅更曰傅此猶曰太傅者習於舊稱未能頓從新稱

也賞韋賢之孫弘之子也十二月庚子以待中駙馬都尉董賢為

大司馬衛將軍冊曰建爾于公以為漢輔往悉爾心

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

給事中領尚書事

給事禁中而領尚書事也

百官因賢奏事

審食其以丞相而侍

禁中呂后嬖之也董賢以三公侍禁中哀帝嬖之也論道經邦之任安在哉

以父衛尉恭不宜在

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

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

右矣

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

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

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

令私往見之觀其所以接之者何如也

光雅恭謹

雅素也

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

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

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

此非恭而無禮者邪光能卑事董賢則必能曲徇王莽矣

上

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

光有二兄福捷喜未知兩兄子為誰

常

侍

為諫大夫而加常侍官也

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

師古曰侔等也

是時成帝

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為侍中去羌呂翻弟

閔為中常侍閔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

賢父恭慕之欲為子寬信求咸女為婦為于偽翻使閔言

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

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承終舜亦以命禹道統之傳出乎此也非三公故事言考之漢家故事冊三公者未嘗有此語也長老

見者莫不心懼長知兩翻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

人也蓋咸自謂閔性有知略知讀曰智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

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

畏如是意不說說讀曰悅下同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賢

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

酒在體中從容視賢從千容翻笑曰吾欲灑堯禪舜何如王閔進

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

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周成王剪桐葉為珪與小弱弟

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王者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古亡無通上默然不說左右皆

恐於是遣閔出歸郎署三署郎各有署署舍遣出不得侍禁中也考異曰董賢傳但云遣閔不

得復侍宴自歸郎署以下皆漢紀所載也荀紀無漢書外事不知此語荀悅何從得之又云閔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為閔謝又御史

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國安危繼嗣事上覺寤召閔按太皇太后居長信宮云長樂宮誤也余按漢書注長信宮以長樂宮中長信殿為

稱亦可言久之太皇太后為閔謝復召閔還為于偽翻復扶又翻下同

閔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灋三光三光日月星也上時掌翻

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

人也易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音送鹿翻虞云八珍之具也馬云鑊也鑊音之然翻鄭云菜也折而設翻昔孝

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巳

皆不在大位武帝幸韓嫣賞賜擬鄧通位不過上大大夫以罪賜死嫣於虔翻今大司馬衛將

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

以矯世行戶孟翻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

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

橫戶孟翻帑它朗翻藏徂浪翻

萬民誼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虢變化

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

國語曰夏之衰也有二龍降于夏庭言曰予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瘞而

藏之歷殷周莫敢發也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可除也

王使婦人不帷而譟之其神化為玄虢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既亂而

遭之既笄而孕懼而棄之鬻檠孤者收以奔褒是為褒姒褒人有獄

以入於幽王王嬖之生伯服遂黜申后而立褒姒廢太子而立伯服

以亂周國虢音元又吾官翻瘞似留翻屢於琰翻 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

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濼後世也上雖不從閔言

多其年少志彊少詩照翻下同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

朝朝直遙翻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三十六國分為五十餘國自

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長譯

之官西域諸國皆有之所以通其國之語言於中國長知兩翻

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

弋之屬

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東與罽賓西與犂軒條支接氏音支罽音計

皆以絕

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謂正

不屬都護也

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

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宴見

見賢遍翻

羣臣在前單

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

師古曰譯傳語之人也

上令譯報曰大司

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是時

上以太歲厭勝所在

是年太歲在申師古曰厭音一涉翻

舍單于上林苑

蒲陶宮

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宛采蒲陶種植之離宮宮由此得名師古曰舍止宿

告之以加敬

於單于單于知之不悅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

成帝綏和二年置三公官哀帝建平三年罷今復正三公官名

分職謂大司馬掌兵事大司徒掌人民事大司空掌水土事分扶問翻

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

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

侯

恩澤侯表長平侯國於濟南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二十即

位即位六年壽二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壽二十六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

謂政

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漢紀

孝哀皇帝

十一

中華書局聚

在王及即位屢誅大臣謂殺朱博王嘉等欲彊主威以則武宣

師古曰則法也然而寵信讒諂謂趙昌董賢息夫躬等憎疾忠直謂師丹傳喜鄭崇等漢

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往之

也收取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賢見

遍翻問以喪事調度師古曰調選發也度計料也調徒弔翻賢內憂不能對免

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

謂成帝之喪也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

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中黃門守禁門黃闈者也期門兵守衛殿門者也莽以太后指使

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劾戶槩翻禁止賢不得入宮殿

司馬中據漢書趙充國傳子卬入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瀆注曰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余謂此宮殿司馬中蓋宮

殿屯衛司馬中也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

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即就也曰賢年少未更事

理

少詩照翻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翻

為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

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

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

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

司馬辭位避丁傅衆庶稱以為賢

事見二十三卷綬和二年

又太皇

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

朝直遙翻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

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

幾居希翻今孝

成孝哀比世無嗣

比頻寐翻

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

外戚大臣持權

謂王莽也

親疏相錯

親謂外戚疏謂異姓之為將軍公卿者師古曰

錯間雜也為國計便

為國之計唯此為便

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

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

書事太皇太后與莽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

其人修飭師古曰飭讀與敕同太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

以舜為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

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使持節者奉使而持節也魏晉以下遂以為官稱臚陵如翻嗣祥吏

翻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與女弟昭儀

專寵錮寢錮塞也杜塞後宮侍寢之路不使進御也殘滅繼嗣詳見上卷建平元年

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

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背蒲徙孝哀皇后退

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莽以積年閑退之久一日得權無所不至

傅氏河內人丁氏山陽人傅晏將妻子徙合浦獨下詔褒揚傅喜曰

高武侯喜姿性端慤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翻論議忠直雖與故定

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

國喜就國見上卷建平二年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

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又復扶莽又

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

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

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

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

往哭之實欲竊盜也謹音許爰翻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

萬萬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劾戶概翻買棺

衣收賢屍葬之莽聞之以宅臯擊殺詡莽以大司徒

孔光名儒相三主成哀及平帝為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

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甄之人翻姓也陳留

風俗傳曰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邯戶甘翻諸素所不說者說讀曰悅莽皆傳致其

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益而引致之令入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

風光師古曰草謂文書之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上時掌翻莽

資治通鑑三十五漢紀孝哀皇帝十三中華書局聚

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

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

爵宏為佞邪謂請立丁姬為帝太后也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

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

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事並見二十一卷建

平元年辟毗亦翻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事見上卷建平四年幸逢赦令

皆不宜處位在中土處昌呂翻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

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

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少詩照翻擠子計翻又牋西翻排也紅陽侯

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

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從千容翻復扶又翻

下前知定陵侯長犯大逆罪為言誤朝事見二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為于

偽翻誤朝誤朝廷也朝直遙翻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

呂氏少帝復出謂呂后名他人子為惠帝子也事見十三卷紛紛為天下所疑

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謂難成輔立幼主之功請遣立就國太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比毗至翻太后獨代幼

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曰力

勉力先悉薦翻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

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也余謂安定也安後猶言事定

後也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

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忤五故翻以王舜

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斷丁亂翻平晏領機事晏當之子

也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秀子棻師古曰棻音扶云翻

涿郡崔發姓譜齊丁公之子食采於崔因以為氏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

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所為微見風

采師古曰見音胡電翻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

推讓

稽音啓推吐雷翻

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

八

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

就其園

就孝成孝哀寢廟園也復扶又翻

是日皆自殺

考異曰漢春秋八月甲寅未知胡日所据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

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

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

食也故宣引以為言任音壬

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

師古曰眊與耄同鄭玄曰耄昏忘也數

伏疾病

數所角翻

昏亂遺忘

志巫放翻

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

上時掌翻

乞骸骨歸鄉里埃竇溝壑

埃古侯字竇與填同

莽白太后策

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

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

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薛廣德縣

車在元帝永光元年平當不肯受封在建平三年通鑑因彭宣事以班贊繫之於此縣讀曰懸

戊午右將軍

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

按班書馬宮本姓馬

矢氏宮任左曹中郎將甄豐為光祿勳以中郎將加左曹官九月

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貢父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大赦天下平

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

以聽於莽援古者天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制以盜莽權也師古曰聚東曰總音摠朱熹曰謂各總攝己職

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

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莽倣之以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古師

曰行內行在所之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余謂行內中猶言禁中也

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為之說耳行下孟翻省悉井翻以馬宮為大

司徒甄豐為右將軍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

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考異曰哀紀云九月壬寅葬義陵按長曆是月辛酉朔無壬寅

壬寅乃十月十一日又臣瓚注曰自崩至葬凡一百五日按帝以六月戊午崩然則葬在十月審矣蓋本紀月誤也

孝平皇帝上荀悅曰諱衍之字曰樂應劭曰謚法布綱治紀曰平余按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始更名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

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注已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參考諸家之說越裳之

地不在益州塞外莽自以輔幼主欲以致遠人功德比周公惑眾故為此耳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

故累譯而後乃通風讀曰諷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羣

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

號於周時羣臣言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因引周公事為徵莽宜賜號曰安漢公

益戶疇爵邑張宴曰漢律非始封十減一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賢邑戶使與爵等也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

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

置臣莽勿隨輩列進息也寢舍也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故引之君有安宗廟之

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

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固

讓數四復扶又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

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

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

封萬戶考異曰平紀作正月事而王子侯表公卿表皆云二月丙辰封者

謂宣帝耳孫信等也由今考之不能無疑注見下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

陽侯恩澤侯表廣陽侯國於南陽皆授四輔之職侍中奉車都尉邯

封承陽侯恩澤侯表承陽侯國於汝南師古曰承音丞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言朝廷所當章顯也朝直遙翻以時

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

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

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

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云願須百姓家給師古曰給足也家給

家家自足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

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

奉讀曰俸所食之俸也賜歲時常賜著諸令者

也師古曰倍故數多於故各一倍也

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待

家給人足二府以其事聞也

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

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

哀帝建平二年雲死國除今復立其子

又以故

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

東平思王宣帝子守也帝入奉

以奉孝王後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晉灼曰耳音仍

考異曰平紀元始元年封孝宣曾孫信等二十六人莽傳在五年按王子侯表皆以元年二月丙辰封莽傳誤也余

按王子侯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二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按恢等皆宣帝曾孫也

太僕王暉

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

暉等以前議定陶傳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賜爵暉於

翻粉

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

同產子同母兄弟之子

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

子者皆得以為嗣

謂祖免以上親以罪絕屬籍者復其屬籍免音問

天下吏比二千石以

者復其屬

謂祖免以上親以罪絕屬籍者復其屬籍免音問

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

師古曰參三也

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

又欲專斷說讀曰悅斷丁亂翻知太后老馱政乃風公卿奏言往

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功者以勞績遷次者以資序遷州部所舉茂

材異等吏州部即部刺史也率多不稱稱尺證翻宜皆見安漢公又

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省悉井翻令太后下詔曰自

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

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

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考故官者考其前任有勞績與否也問新職者

問其新任當如何施設也稱尺證翻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

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置羲和官

秩二千石羲和初置自為一官莽既篡改大司農曰羲和夏五月丁巳朔日有

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帝中山衛姬所生也白太后前哀

帝立背恩義

背蒲妹翻下同

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

撓擾也師古曰

音火高翻

幾危社稷

幾居希翻

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

宜明一統之義

謂既奉太宗則以子繼父一以正統相承義不得顧私親

以戒前事為

後代灋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

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女第三

人號曰君

謁臣號修義君皮為承禮君扁子為尊德君師古曰扁音歷

皆留中山不得至

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

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

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

賢曰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

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說讀

悅曰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

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

錯杜塞間隙

援于元翻塞悉則翻間古莫翻

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

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朝直遙翻

見賢遍翻又召馮衛一族裁與冗職賢曰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

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此保傅謂四輔也莽

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背布內翻罷

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為褒魯

侯魯頃公讎秦孝文王元年為楚所滅恩澤侯表褒魯侯食邑於南陽郡奉周公祀封褒成君

孔霸曾孫均為褒成侯恩澤侯表褒成侯食邑於山陽瑕丘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罪已定也令

甲女子犯罪作女徒六月雇山遣歸說以為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

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出錢月三百以雇人也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

太后之德施惠於婦人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復方目翻鄉一人取其尤最者大司農部

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武帝時桑弘羊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

今以十三人部十三州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

里應劭曰黃支國在日南之南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遺于季翻令遣

使貢獻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上時掌翻太師光大司

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

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說讀日悅著於

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

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謂所美非美也時大臣皆

失色甄邯卽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

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卽訊

師古曰就問之也効戶概翻下還稼翻寶對曰年七十諄旣恩衰共養營妻

子如章師古曰諄惑也旣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諄音布內翻共讀日供音居用翻

寶坐免終於家帝更名衍衍空旱翻又墟岸翻三月癸酉大

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夏四月丁酉左將軍

甄豐為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為左將軍光祿勳甄邯

為右將軍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

都易王孫盱台侯宮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

廣德王代孝王參孫義改封清河傳國至孫年宣帝地節四年以罪廢今封如意以奉孝王後江都易王非傳國子建武帝

元狩二年謀反自殺今立宮以奉易王後廣川惠王越宣帝地節四年以其孫文紹封傳子海陽甘露四年以罪廢今立倫以奉惠王後

此皆王莽為政以繼絕世惑眾盱台音吁怡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

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共絳侯周勃玄孫師古曰共讀曰恭凡百一十七

人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青州部平原千乘濟南齊北海東萊等郡留川膠東高密等王

國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衣於既翻頗損

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

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

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又起五里於長

安城中如瀆曰民居之里宅二百區以居貧民莽帥羣臣奏太

后

帥讀曰率

言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

生莫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

帥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願陛下

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灋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

備共養

共居用翻養羊尚翻

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

輒素食

帥古曰素食即菜食無肉

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

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

孰古熟字通

公以時食

肉愛身為國

偽為于翻

六月隕石于鉅鹿二

光祿大

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

邴姓也與丙同

以王莽專

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

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

之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

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

會稽郡時治吳縣會工外翻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

遣執金吾侯陳茂

晉灼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兩丞候司馬

諭說江湖賊

成重等二百餘人

說輸芮翻

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

如瀆曰賊雖自

出得還其家而已不得復除尚當役作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言身既自出又各送其家人詰本屬縣邑從賦役耳貢父曰賊二百餘人

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所收事也余謂劉說是

重徙雲陽

服虔曰重成重也作賊長帥故徙之也賜公

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

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

之甚厚

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

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

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

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

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

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

紫陬

師古曰陬音子侯翻

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

殺

此言日前事也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

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拓拔魏時闕爽始立國於高昌蓋因漢高昌壁為名杜佑曰高昌郡

蓋因其地高敵人物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 又去胡來王

唐兜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師古曰言去胡戎來附漢也娑孟康音兒師古曰音而遮翻

與赤水羌數相寇羌之居赤水者大種也與娑羌比近唐有黑党項居赤水西數所角翻 不

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但欽人姓名姓書但平音或上 唐

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

民千餘人亡降匈奴降戶江翻下同 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左谷蠡王

所居地也谷音鹿蠡廬奚翻 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

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

還付使者二虜姑句及唐兜也 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

奴界上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也 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為二虜請於漢求釋

其背叛之罪也 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

姑句唐兜以示之欲以懲後使不敢叛 乃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為此制也 中

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

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

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

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一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

所為約束封函還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漢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今莽以約束未明

故頌四條而收舊所為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一二名公羊春秋傳譏二名故莽效之

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

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

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樂音洛更工衡翻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莽欲以女配帝為

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

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為皇后宮名掖庭媵未充媵以證翻從嫁之女也古者諸侯一國嫁女九國媵

之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

定取后禮難乃日翻師古曰取皆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古者天子

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九女則周之天子固有十一女之禮葬之進女也十一媵蓋通后為十二女也

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二王後殷周之後周公孔子

子世周孔之後世嫡相承者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下還稼翻上時掌翻

吓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

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

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

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

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

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

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翻曉止開諭之使止也而上

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

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皇后之位

當在莽女也莽乃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資治通鑑 三十五 漢紀 孝平皇帝 三 中華書局聚